



消失的崗位 之二

疫情下為減少人與人的接觸，許多酒店、店舖引入機械人，負責清潔以至送餐。從事這類「低技術」的工人要留意了，香港勞工處最新職位空缺35,489個，按年減少了近2萬個，疫後有多少能夠回復實為未知之數。目前基層職位如保安、清潔等，部分已被機械取代，有些則被外判工場用機械來做。香港文匯報訪問了洗碗工場、美容院、餐館等，通通都在引入機械取代員工，一來可以減少員工薪津、強積金等開支，二來可以令銷售程序更精準、高效。隨着工作崗位的消失，低技術員工的失業恐會長期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飲食業屬於勞動密集行業，無論樓面、廚房以至清潔都要人手，其中洗碗工由於工時長，工作辛苦，加上職位低微，故在業內一向都十搶手，早月薪2萬(港元，下同)也請不到人做，2013年有食肆打出月薪4.8萬元請包場洗碗工的廣告，包場即是要3至4人負責全部洗碗工作，但也成為一時佳話。亦因為如此，市場的巨大需求催生了洗碗工場這個新興行業，每晚專門接收餐廳、食肆的碗碟到工場以機械清洗乾淨，早上再送回食店。目前在疫情及限聚令下，食肆生意大減，人手洗碗工的風光日子，一去不返。

工場取代七至八成洗碗崗位

對於洗碗工場未來會否全面取代人手洗碗，創天洗碗工場總經理楊潤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洗碗工場可減輕餐廳70%至80%的洗碗工作量，但不可能完全取代洗碗工，因為廚房內的爐具和廚具，以及部分難以利用機械清洗的食具如韓式石頭鍋，或者容易耗損的陶瓷碟等，餐廳都需要預留人手在店內清潔，這些工作可由類似廚房助理的人來兼顧。」

楊潤進一步解釋，以小型餐廳為例，以往由一位洗碗工負責全日的洗碗工作，工時10至11小時，如使用洗碗工場的服務後，會將全職洗碗工轉為兼職，如中型餐廳會有2至3個全職洗碗工，使用洗碗工場的服務後，只留1個全職洗碗工就可以了，變相節省1至2個人手。可以預見，假以時日，洗碗工的崗位也肯定越來越少。

節省員工福利強積金勞保

創天洗碗工場由2014年開始營運，楊潤坦言使用洗碗工場的服務不是談話不划算，而是講質素和效率。食肆用洗碗工人與用洗碗工場的分別，在於光顧洗碗工場的餐廳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膳食、強積金以及勞工保險等支出，以及節省老闆去監督洗碗工的工作和質素。因為用洗碗工場清潔出來的碗碟乾淨程度有穩定性，「洗碗工有機會請假，或者到臨收工前幾個鐘頭因為疲累，洗出來的碗碟會無咁乾淨，但洗碗工場用機械洗就不會有此問題。」

洗碗工風光不再，香港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談及現時洗碗工待遇，他坦言疫情下全職洗碗工月薪約12,000至14,000元，每天工作約10小時，待遇較以往旺市時差很多了。同時，目前食肆生意雖然不及以前，但由於也減少了人手，反令工作量有增無減。他又稱工會接到不少求助個案，均為較年長的工友，因為在市道差下勞工供應增加，僱主傾向請40至50歲的中年人，年長的工友如65歲以上，失業的話就很難再找到工作。

疫情減人手反增工作量

記者翻查近期的招聘作參考，目前餐廳請全職洗碗工都需要兼顧清潔工作，職位名為洗碗清潔員，職責多數為一般洗碗員工作、日常餐廳清潔，以及清潔洗手間，學歷上沒有要求，但需要良好的粵語和略懂讀寫中文，待遇通常為每月12,000至14,000元薪金，有勞工獎金、醫療保險及供膳食，上班時間約12小時包1小時休息時間，每周工作6天和需要輪休。兼職方面，同樣需要負責洗碗及清潔店舖，時薪約50至60元供膳食，每天工作6至9小時，每周工作4天至5天，輪班及輪休。



郭宏興：QR CODE 落單變相減人手

飲食業受到疫情嚴重打擊，餐廳需要的人手自然比以往為少，香港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近年不少連鎖餐廳轉用手機QR CODE讓客人自行落單，這方面會否令餐廳樓面人手減少，郭宏興稱轉用QR CODE，樓面人手不會減少太多，因為始終要人手傳菜和執枱，QR CODE是提高落單的準確度和提高出餐效率，但他相信未來餐飲業也會朝着QR CODE落單這個方向發展。

香港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

失業恐長期化 香港勞工處職位空缺年減2萬個

機械摩打手取代洗碗工



洗碗工場是新興行業，專門接收餐廳、食肆的碗碟以機械清洗乾淨。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創天洗碗工場總經理楊潤稱，洗碗工場可以減輕餐廳7至8成的洗碗工作量。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洗碗工人自白

蘭姐：全職變兼職 收入少一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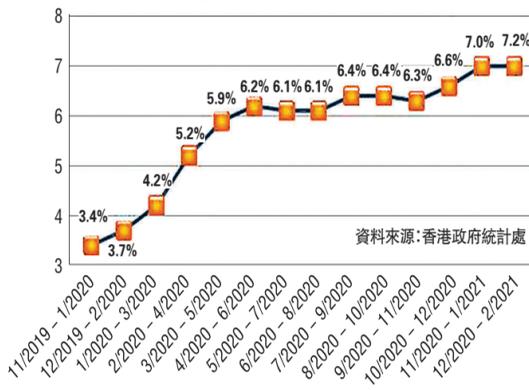
自疫情爆發後，香港食肆斷斷續續被禁閉市，對洗碗需求大幅減少，蘭姐在一間燒味小菜餐廳工作近4年，過往一直是長工，月薪有14,000元(港元，下同)，每天工作11小時連1個小時休息時間，惟她稱自去年中開始被轉做兼職，時薪65元，每天做6至9小時，視乎該天生意而定，通常星期五或六工時會較長，因為較多人外出用膳。「老闆覺得我過去幾年都好幫得手，所以時薪叫做高過外面少少，當作沒減這麼多啦，不過收入始終不夠全職多，所以都要節衣縮食同靠儲蓄生活，希望盡快捱過這個時間，因為餐廳得我一兩個洗碗工，所以老闆暫時不會裁員住。」

何先生：65歲被裁 找工作難

由於何先生年紀較大，今年65歲，他所任職的餐廳去年底將他解僱，只留下約55歲的女洗碗工。「因為我年紀大啦，加上又不是在這間餐廳做了好多年，所以被老闆裁走，雖然有跟足勞工法例補足比我，但只能支撐到一段短時間，現在我周圍找其他兼職希望可以幫補下，加上報讀了僱員再培訓局的保安課程，希望可以考返個保安牌轉行之餘，又無洗碗工這麼辛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香港整體失業率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飲食界認為，洗碗工場清潔出來的碗碟乾淨程度具有穩定性。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美容業流失三成人手 疫後恐難恢復

【唇亡齒寒】香港美容業重開至今逾1個月，仍未見「喜色」，無工開的繼續無工開，美容院無生意，連帶下游行業如洗衣業、運輸業的生意都相應減少，影響整個產業鏈的生計。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容業已流失三成人手，在復工無期下不少美容師已轉行，估計今年行業人手再萎縮三成。疫後能否恢復如初，恐怕有點難，失去的工作崗位也回到疫情前水平。資歷架構美容及美髮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楊慧君接受記者訪問時

表示，重開初期客人的確踴躍地預約做美容服務，畢竟停業已有一段長時間，對美容服務有需求，惟可惜熱情過後持續使用服務的需求不算踴躍，因為客人的消費意慾均受到疫情影響，她估計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容業已流失三成人手，並估計今年行業萎縮三成。

部分擔心健康而轉行

楊慧君續稱，截至去年美容業從業員已流失逾10%人手，加上今年前景不明朗，預期今年行業進一步萎縮至

三成，部分從業員除了是被裁員之外，有部份為擔心疫情影響健康而轉行，例如從事文職工作，「雖然文職工作薪金較美容業略低，但有些從業員擔心做美容業有感染風險，所以薪金較少都決定轉行。」談及客人的消費意慾方面，楊慧君表示由於客人擔心不知何時又會停業，所以不敢預先購買套票服務，而改為單次購買服務，雖然做開減肥修身的客人會有固定次數來美容院，但消費意慾始終不及以往高。即使美容院重開至今逾1個月，楊

慧君稱業界未有額外增加人手，因為客人預約做美容服務不算特別多。不過，她指出疫情下反而多了從業員租一個工作室，做熟客生意，但相信數量不足以彌補美容院結業的數量。被問及對今年美容業前景，楊慧君坦言對前景保守，因為市民大眾接受打疫苗的數目比原先估計為少，而且在停業期間不少美容院都是在無收入之下照常交租，部分美容院為了保留實力只好裁員，以及將分店規模收縮，例如由10間縮至5間。